

### 课外辅导班

在国内和刚到英国时,我认为在英国只要英文好,一切都容易,其实并非如此。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社会需要的是能力不是成绩,社会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能力而是社会需要的能力。

张良对新事物感兴趣,很敏锐。他对感兴趣的东学得快,也记得住。但是他对事物的细节容易忽略,特别不愿意重复干那些会干的事情。如果让他长期重复写会写的字,重复做会做的题,他对学习很快会失去兴趣。为了适应国内的教育环境,我们可以鼓励他适应这种应试教育,或强迫他接受这种应试教育,甚至他自己慢慢地也会习惯这种应试教育。如果他能适应这种应试教育,最好的结局是能考好成绩,十年来后进入一个好大学,但是身体羸弱,知识面狭窄,解决问题的能力差。如果他不能适应这种应试教育,后果则不堪设想,进不了好大学,甚至进不了大学,既不能解决问题,也没有知识。

我自己的感受是,获取知识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问题的理解能力,而对具体问题的理解能力又取决于知识的储备,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知识。如果为了让张良考高分,他就必须记住大量的细节,重复做会做的题,就不会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就不可能高效率地获取新知识。没有足够深和广的知识储备,解决问题只是一句空话。从六岁到十八岁,大概是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在这个年龄段真正理解的事情可能终身不忘。可以说,在这个年

成长故事

张兴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介绍了一个普通的小孩张良在国内和英国受教育的经历。张良在国内上了两年小学后,到英国的公立学校上小学和初中,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温切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这所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学校上高中。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是温切斯特公学唯一的一个获得该奖学金的中国内地小孩。毕业时,张良考进了剑桥大学。

龄段,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重复做会做的题,重复干会干的事,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极大的浪费,对那些有天赋的儿童更是一个悲剧。

张良的学习有了进步后,更确切地说是考试成绩好一点后,像国内的许多家长那样,我太太给张良报名参加了两个课外辅导班,一个学书法,另一个学画画。教书的是一个很热心的退休工作者,放学后在学校教他们。那位退休工作者几乎是

免费教他们,只收一点纸张费,不收学费。教画画的是我太太同事的孩子,也是张良小学的美术老师,张良除了放学后跟他学画画外,他还到家里来做家教。本来张良就没有什么课余时间,每天要做很多家庭作业,只有周末还可以玩一下。参加了这两个课外辅导班后,张良每天学习的时间不少于十小时,并且周末还不能玩。我在电话中问我太太,张良是否有必要参加这么多课外辅导班。我太太说张良参加的课外辅导班算少的,有的小孩参加三四个辅导班。她说我们有这个经济能力,她也愿意不辞辛劳,再说张良有能力多学一点东西,我们不能让张良比别的小孩学得更少。

我不反对张良多学一点知识,关键是不能给他灌知识。如果他对某种知识感兴趣,或在某个领域特别有天赋,我们应该创造条件,鼓励他朝感兴趣的方向发展。如果仅仅为了多学知识,让张良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就有害无益了。如果为了和邻居的小孩攀比,让张良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班,那更是大错特错了。

张良上学一年后,同其他同龄儿童一样,为了把考分提高一点,愿意少睡觉,多做家庭作业。为了学书法、画画,他周末都不愿意玩。我知道张良已经适应了这种应试教育后,心里感到一种悲凉。张良失去的不仅是知识,他失去的是有效获得知识的方法,他失去的是获得知识的乐趣。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他正在用宝贵的时间和精力重复干会干的事,是在浪费时间。但是鞭长莫及,我远在英国,除了在电话里继续发牢骚外,别无他法。

### 战俘生涯第一天

邱行湘被俘6个小时后,天亮了。他怪走运的——他的战俘生涯的第一天,是个艳阳天。连日春雨之后,天空被洗刷得特别碧净。3月里的牡丹古城,硝烟散去,喷发着淡淡幽香。

邱行湘没有昨天和今天的概念。此时,他完全沉浸在过去的阴雨凄风里。洛阳失守,他是极明白后果的,共产党的籍刃一旦插进洛阳,寒光便立即照到潼关城楼,国民党中原防御体系正在防不胜防,御不可御之中。军人是以失败为耻辱的。俘虏群里头部缠着绷带的这位战场指挥官,却显得若无其事。那对泛着绿光的眼睛似乎在说:个人的恩怨荣辱,于他视若浮云,而党国的如此重大的战略意图居然毁在他的手里,才是他忧心所在。(当然,他不知道,蒋介石岂肯放弃洛阳?而人民解放军也根据战略上的需要,主动撤离洛阳——一座残破不堪的空城。于是,国民党军三月十八日重新占领洛阳)如果说邱行湘一时把头埋得很低,似乎无脸见人的话,那么这是他在感到,一夜之间,他的命运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大的含义是他的半生戎马生涯以失败告终了!

清晨,邱行湘被带到洛阳中学以南的解放军的一个司令部里。他被指定坐在一张楠木雕花椅上。他盯着椅子,环顾了一眼房间,不觉倒抽了口凉气——这不是洛阳参议会的客厅么?他曾是的座上客,而今成了这里的阶下囚。一把楠木椅,连接着他的命运。他生平第一次感到悲戚

纪实文学

黄济人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友情推荐



在公安部的协助下,著名作家黄济人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神秘的公安部功德林战犯所的真实全貌。本书以原国民党战犯邱行湘的被俘和改造为线索,具体而生动地描叙了杜聿明、宋希濂、黄维、康泽、文强等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在这个比军事战场上更为炽热、复杂和漫长的决战中改造从新的内幕。

了。他记起他的“邱老虎”的绰号,不觉自嘲道:邱老虎啊邱老虎,你也有这一天!

一个浑身征尘的解放军军官和他的随员走进客厅。随员拿出一张邱行湘的照片,交到军官手里,军官看看照片,又看看邱行湘,把照片递回随员,吩咐立即为这个俘虏头部伤口换药。

“你是邱行湘吧!”解放军军官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黄埔五期的吧——我们是同学哩——我叫陈赓。”

### 专业笑容

阿月飞一样跑来报告:干了干了,那老头跟肥肥干了!然后大家就放声大笑,笑啊笑啊,把眼泪花都笑出来了。起初我也跟着笑的,可突然间,就觉得心里一紧,被门板夹住了一样,整个身子都痉挛起来。这种感觉是很难受?是愤怒?是失望?我说不上来,反正就像在大街上被强奸、当众剥光了我还在笑。

我跳起来,想过去拍肥肥的门,被阿红拽住了。阿红叫了声梅姐梅姐,然后我就愣了,软了。毕竟这是大家商量过的,我不能坏了规矩,阿红是怕我吃亏。再说这也不能解决我的问题,老梁头算是我的什么人?后来又想,那也不能让老梁头白白耍一回,尽管从一开始我就没当真,可也出了这口气。

我拿了个小板凳,坐在路口等他。他出来时脸还是红的,见到我刷一下就白了,然后他想跟我笑,嘴翘着却没有声。我瞧着他,也不出声。就这么僵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身走了。他好像在哪儿被绊了一下,脚踏着,霓虹灯光在他后背上一闪一闪,使他像个卡通片里的人。我忽然想起“炮友”一词,我想他也不过就是乱放一炮,说到底他还是广大炮友同志中的一员。

下了第一场雪,雪花不大,却是密密匝匝,天下黑了,他却下白了。一切都昏暗着,只有霓虹广告仍在闪烁。房间里很冷,没有客人。我瑟瑟发抖。肥肥拿来一条被子,她说你要这样下去非冻死不可。

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是用身体来交换衣食的人?那么谁又不是这样的人?我

悬疑小说

曹征路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下岗女工倪红梅死在了出租房内,死因不明。警察从出租房内找到两本笔记本。在她的日记中,她懂事又多病的女儿艾艾,她的朋友阿红、阿月、肥肥,以及追求她的老梁头相继出现。倪红梅到底死于何因?

们有没有灵魂?有的。我们也会承受心灵的煎熬。从这个意思上说,我们也是有自尊心的。

元旦过后老梁头又来过一次,他给了我100元,我找给他50元。临走时他嘴唇动着,想说什么,我装没看见。我不想见也不想听。我相信那件事他再也不会提了,他是要面子的。也许他以后还会来,来了我还接待他。我要让他明白,“炮友”和“性工作”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别那么谁又不是这样的人?我

### 眼睛被蒙上了

钟庆东不知道,他自己从此陷入了多么被动的局面,因为罗小云还是经常会回家很晚,甚至较他们吵架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带点有恃无恐的样子。钟庆东有时候自己想想也很冤屈。他在情感的某一方面被罗小云抓住了把柄,而他对罗小云,有的永远只是怀疑而已。

临近春节的一天夜里,罗小云很晚才回家。此前她的手机一直关着,钟庆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一直焦灼而满怀忧虑和不信任地等待着。他去她单位找过一次,又给她所有自己能知道的女朋友家里一一挂了电话,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后来,钟庆东不知怎么,他凭直觉认为罗小云一定在某个歌厅里陪什么人玩耍,他自信于自己的聪明。于是他骑自行车,在县城内的娱乐场所里一家一家地探询查找,最终垂头丧气,无功而返。直到将近凌晨一点钟,罗小云终于回来了。怨愤牵满钟庆东的全身。“你到哪里去了?”

“处理工作啊。”罗小云放下她的手包,“快下班时我们计生局接到举报,有一个准备超生的妇女,离家好长时间了,在她亲戚的一户单元楼里躲藏,我们去对面的房间里埋伏监视。手机不敢开,怕打草惊蛇。”

“都有谁啊?”

“我和我们单位的领导。”

“那也用不着你吧,有你们领导不就行了吗?”

“可我是女的啊,监视人家妇女超生,总不能让男同志往前上吧。”罗小云看了钟庆东一眼,“当然,光我一个女的也不行,总得有个男的,否则同对方撕扯起来我

都市小说

于晓威著

收获杂志友情推荐



高中三年,钟庆东一直专心暗恋着同班的美女罗小云。罗小云幸运考取外地一所大专院校,钟庆东高考失败,自此两人断了联系。时光流转,他们再次相遇,半年后,他们结婚了。可是,他们的婚姻似乎验证了一句名言: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将为之后悔……

力气不行。”

“味。”钟庆东冷笑了一下,“你回来得太晚了,知道吗?”

“啊,”罗小云说,“如果你用这个口气和我说话,那我就只好告诉你,我的事你管不着。”

钟庆东气不打一处来,他一下子想起了罗小云的种种不好,他不知怎么就来了这么一句:“你他妈的就这样,还不如明着去卖了呢,也能给老子赚点外快!”

罗小云愣了半天,声音突然低了下来,轻轻地嘲讽:“谁

像你啊,我没去卖,也没赔什么。你呢,把自己那货搭进去不说,还倒贴人家现金。”

钟庆东一下子感觉自己的头涨成了两倍大。他先是一拳打在罗小云的脸颊上,然后又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接着又冲她小腹踹了一脚。“你以为你是谁啊?”他扭着脸一下下撞击。“贱货,贱货!”

罗小云只能惊恐地看着钟庆东的眼睛,她一点还击的力量都没有。她试图让他停下来,但是他停不下来。蓦地,罗小云的左手在窗台上碰到了一瓶敞开盖子的溶液,她一下子抓住它,想都没想,顺手泼向钟庆东——

罗小云忘记了,瓶子里装的,是日常用来清洗便池的洗厕液,内含高浓度的硫酸。一瞬间,她觉得世界突然静了下来,眼前,只有钟庆东用一种非常奇怪而陌生的口气在不断重复:“我的眼睛,我的眼睛……”

春天终于来临了。钟庆东戴着墨镜,他和罗小云站在月色下的街头,行人的脚步声像时间一样匆匆走过,仿佛它们从不停留。钟庆东感觉这有点类似生活中经历的无数个场景一样,让他熟悉之至,却又有一点陌生。钟庆东想起他还从没有同罗小云在黑夜里拉过手,于是他就拉了一下她的手,说:“我们分手吧。”

罗小云没有松手,她说:“是啊,就这样。”

钟庆东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起你给我讲过的一件事。”

罗小云认真地说:“我听。”

钟庆东说:“我感觉有谁从后面蒙上了我的眼睛,让我猜猜他是谁。”两个人好久好久再也没有说话。

完

拾贰